

論語八則

1. 子曰：「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所惡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
2. 子曰：「賢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」
3. 子曰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
4. 子絕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
5. 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；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
6. 子游問孝。子曰：「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；不敬，何以別乎？」
7. 子路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？」冉有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聞斯行之。」公西華曰：「由也問聞斯行諸，子曰有父兄在；求也問聞斯行諸，子曰聞斯行之。赤也惑，敢問。」子曰：「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
8. 子謂顏淵曰：「用之則行，捨之則藏。唯我與爾有是夫！」子路曰：「子行三軍，則誰與？」子曰：「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！」

子曰：「富與貴，是人之所以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所惡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“富裕和顯貴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，但不用正當的方法得到它，就不會去享受的；貧窮與低賤是人人都厭惡的，但不用正當的方法去擺脫它，就不會擺脫的。君子如果離開了仁德，又怎麼能叫君子呢？君子沒有一頓飯的時間背離仁德的，就是在最緊迫的時刻也必須按照仁德辦事，就是在顛沛流離的時候，也一定會按仁德去辦事的。”

【評析】

這一段，反映了孔子的理欲觀(對天理與人欲的看法)。以往的孔子研究中往往忽略了這一段內容，似乎孔子主張人們只要仁、義，不要利、欲。事實上並非如此。任何人都不會甘願過貧窮困頓、流離失所的生活，都希望得到富貴安逸，這必須通過正當的手段和途徑去獲取，則寧守清貧而不去享受富貴。

子曰：「賢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」

【注釋】

- (1)簞：音「單」，古代盛飯用的竹器。
- (2)巷：此處指顏回的住處。
- (3)樂：樂於學。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“顏回的品質是多麼高尚啊！一簞飯，一瓢水，住在簡陋的小屋裡，別人都忍受不了這種窮困清苦，顏回卻沒有改變他好學的樂趣。顏回的品質是多麼高尚啊！”

【評析】

本章中，孔子又一次稱讚顏回，對他作了高度評價。這裡講顏回“不改其樂”，這也就是貧賤不能移的精神，這裡包含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道理，即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，為了自己的理想，就要不斷追求，即使生活清苦困頓也自得其樂。

子曰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

【注釋】

- (1) 敏於事而慎於言：行事勤快，言語謹慎。敏，勤快。
- (2) 就有道而正焉：親近有德的人，以求改正自己的缺失。就，親近。有道，有德之士。正，導正。焉，代詞，猶「之」，指君子自己的缺失。
- (3) 也已：也、已皆語末助詞，無義。二詞連用，則為加強語氣。

【章旨】

孔子教人為學，必須做到不求安飽、敏事慎言、就正有道。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「一位君子對飲食不求飽足，居室不求安適，行事勤快，言語謹慎，又能親近有道德的人，以求改正自己的缺失，這樣可說是好學了。」

子絕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

【注釋】

- (1) 意：同臆，猜想、猜疑。
- (2) 必：必定。
- (3) 固：固執己見。
- (4) 我：這裡指自私之心。

【譯文】孔子杜絕四種弊病：不主觀臆斷，不絕對肯定，不固執己見，不存私心。

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；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

【譯文】

孔子說：“三個人一起走路，其中必定有人可以作我的老師。我選擇他善的品德向他學習，看到他不善的地方就作為借鑒，改掉自己的缺點。”

子游問孝。子曰：「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；不敬，何以別乎？」

【譯文】

子游問孝，孔子說：「現在的孝順，祇是能贍養父母。即使是犬馬，都會得到飼養。不敬重，有何分別呢？」

子路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？」冉有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

子曰：「聞斯行之。」公西華曰：「由也問聞斯行諸，子曰有父兄在；求也問聞斯行諸，子曰

聞斯行之。赤也惑，敢問。」子曰：「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

【譯文】

子路問：「聽到就做嗎？」孔子說：「有父兄在，怎麼能聽到就做？」冉有問：「聽到就做嗎？」孔子說：「聽到就做。」公西華說：「仲由問『聽到就做嗎』，您說『有父兄在』；冉求也問『聽到就做嗎』，您卻說『聽到就做』。我很疑惑，請問這是為什麼？」孔子說：「冉求總是退縮，所以要鼓勵他；仲由膽大，所以要約束他。」

子謂顏淵曰：「用之則行，捨之則藏。唯我與爾有是夫！」子路曰：「子行三軍，則誰與？」

子曰：「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！」

【譯文】

孔子對顏淵說：「受重用時，就展露才華；不受重用時，就韜光養晦(把才華藏起來)，祇有我和你能做到！」子路說：「您帶兵作戰時，讓誰輔助？」孔子說：「徒手鬥猛虎、赤腳過深河，至死不悔的人，我不需要。我需要的是那種小心行事，以智謀取勝的人。」

【評析】

孔子在本章提出不與“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”的人在一起去統帥軍隊。因為在他看來，這種人雖然視死如歸，但有勇無謀，是不能成就大事的。“勇”是孔子道德範疇中的一個德目，但勇不是蠻幹，而是“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”的人，這種人智勇兼有，符合“勇”的規定。